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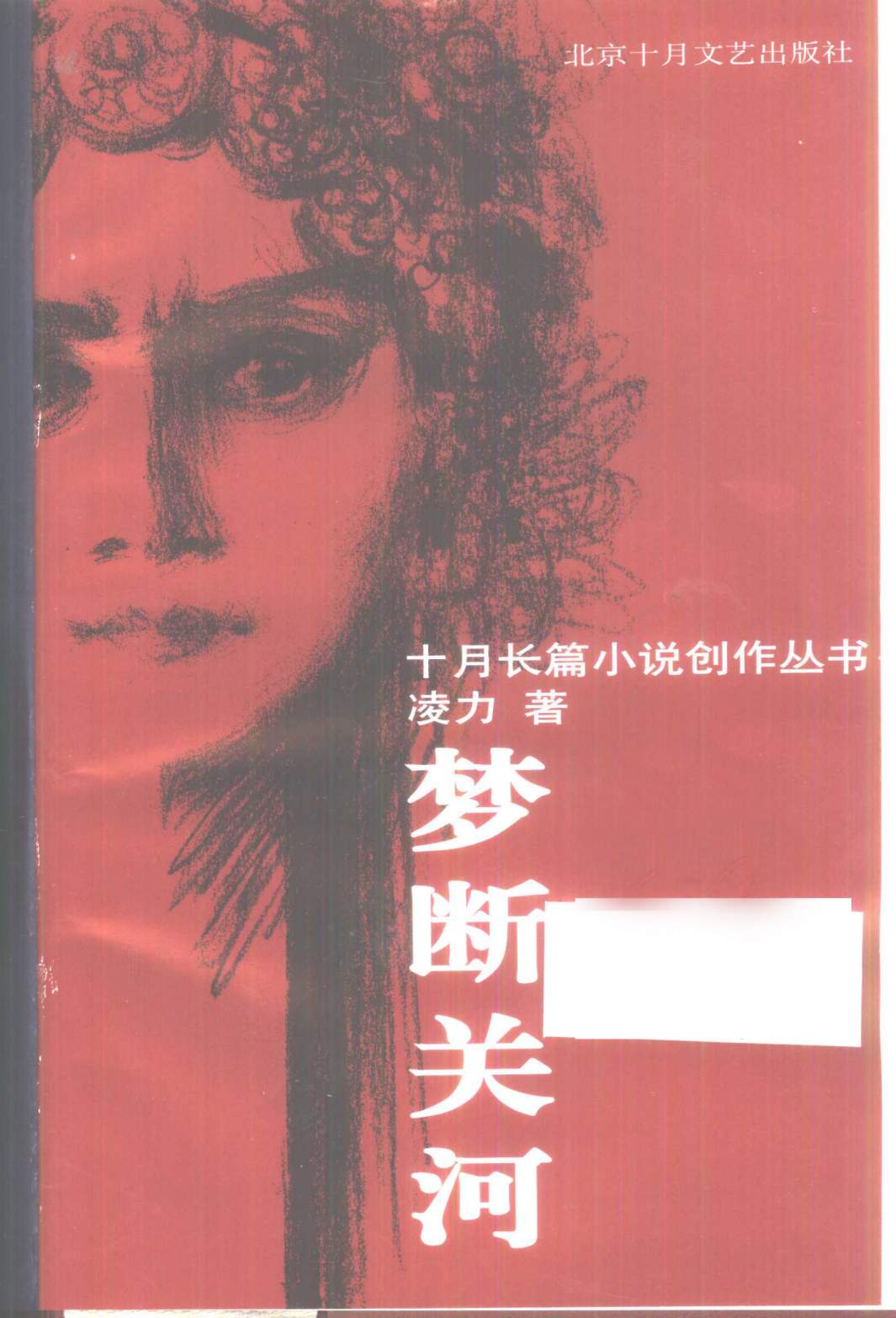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凌力 著

梦断关河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凌力 著

梦断关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断关河/凌力著. - 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1999.7
(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)

ISBN 7-5302-0606-0

I. 梦… II. 凌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4351 号

·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·

梦断关河

MENGDUAN GUANHE

凌力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展望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6印张 603 000字

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1 000

ISBN 7-5302-0606-0

1·591 定价:40.00元

哦，你古老的、

古老的

华夏大地！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以崭新视角展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长篇历史小说，是记述这段可歌可泣的民族抗争史的动人史诗。

“柳摇金”，乃昆曲曲牌，也是小说主人公昆曲名旦柳天寿的艺名。天寿自幼身心俱受摧残，想当男人而不得，想做女人亦不行。她洁身自好，却不得不以男色向富豪献身；她渴望爱情，却被一心想多子多孙的大师兄舍弃。她本不爱二师兄，二师兄却对她肝胆相照；她爱上了反战的英军军医亨利，却又宁肯一舍，去为战乱中惨死的全家报仇……

小说紧紧围绕人物命运展开，使我们看到了鸦片战争鲜为人知的惨烈，看到了香港割让的全过程，也看到了反战的英国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及对这场战争的厌恶，可引发今人对这段民族抗争史进行更深刻的思考。

著名历史小说家、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凌力，继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《星星草》《少年天子》《倾城倾国》《暮鼓晨钟》之后，又历时三载，精心构筑了这部感人肺腑的力作。作家尊重历史，所写重大事件皆以史料为据。但小说又决非史料的堆砌，更不是对教科书的照本宣科，而是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命运做底蕴的艺术的描摹，并带有史家对历史的研究与发现，有别于任何一部同类作品，显示了学者型作家的文学功力与艺术品位。

小说情节跌宕有致，人物众多丰满，于通俗描述中飘逸书卷之气，读来令人荡气回肠、掩卷三叹，堪为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又一杰作。



凌力

这部小说讲的是鸦片战争，但战争唯到了背景上，一些“下九流”的梨园子弟的命运和遭遇成为描述的主要内容，为的是更真实、更真切地表现那场特殊的战争，表现那个特殊的时代。因为电影《林则徐》、《鸦片战争》，还有电视剧及历史教材，多把笔尖放在虎门销烟和广州之战，对这一段人生耳熟能详。为避免重复，本书撷取了从林则徐革职、琦善接任，到“南京条约”签订这中间的两年，或许能引起读者兴趣。

本书所依据的史料，主要来自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：鸦片战争》（中国史学会主编），还参阅了《林则徐传》（杨国毅著）、《林则徐年谱》（束任安著）、《昨天》（李天枢著）、《天朝的崩溃》（茅海建著）等近年出版的史学著作。

作者手迹

目 录

第一卷

初雨/ 1

第二卷

惊雷/ 130

第三卷

雪雾/ 324

第四卷

地火/ 571

后 记

凌力/ 825

第一卷 初雨

“柳——摇——金——”他注视着孩子，慢慢吐出这三个字。

“柳摇金？这曲牌用得少，常演的只《一捧雪》^①里有一支，这孩子也还没唱得很熟。”

“哈哈，错了错了！我是用这个曲牌比方您的这个孩子。柳师傅，我可是有名的识人巨眼。别说我奉承您，您这三个孩子虽然各个好，不愧叫做玉笋班，可真正前途无量的是这个最小的！是您的亲儿子吧？好福气好福气！”

“不敢当。”

“你们父子姓柳，这孩子将来定是一棵摇钱树，摇一摇，就是满地金满地银，不正合了柳

^① 《一捧雪》：清初李玉所作传奇剧本。

摇金的意思？您就等着当老太爷，享清福吧！”

“哈哈哈哈！”对话的两个男人同声笑起来。笑声虽亮，也盖不过四周嘈杂的喧闹，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。

此时正值道光某年之秋，在京师前门外一所临街的茶楼之上。

这茶楼的位置极好，紧靠着正阳门，坐落在南北通衢大道的路东，早年间是处银楼，九城知名的大买卖，很风光了几年的，后来改成绸布店，也还说得过去。乾隆爷大行^①、和中堂^②抄家那工夫，绸布店不知怎么的也跟着倒闭了，这门脸儿就盘给一家卖鞋的手艺人。卖鞋不景气，改作茶馆，请知地理晓风水的能人给起了个好名号，叫东兴楼。果然兴旺了几年，主人家添桌椅添茶炉添伙计，还打算着开饭馆。可饭馆总也没开成，茶楼却慢慢地又衰败了，生意一年不如一年。

都说茶楼的少主人接手主事以来，重整旧业，振奋精神，楼檐下新悬的那块“东兴茶楼”匾额，就是证明：蓝底金字，铁画银钩的字各个有茶盘大，外面还围了一圈蝙蝠纹的花边，很是耀眼。只是与茶楼破旧的门窗楼梯桌椅放在一起看，不那么谐调。就像茶楼所在的正阳门大街上人来车往都打下面通过的五牌楼，近日官府着匠人油漆粉画一新，漂亮是真漂亮，就是跟整个儿一条街上的古旧破败不搭调，怎么看着都别扭。

一向冷清的茶楼，今天骤然客满，乱哄哄的热闹气氛，更让谈生意的那两个男人无所顾忌，敞开了说话。

他们坐在一张正对着楼梯的茶桌边。被称为柳师傅的坐在

① 大行：皇帝逝世，尊称为大行。

② 和中堂：即乾隆年间权臣和珅。中堂本宰相的别称，和珅官拜大学士，地位等同于宰相。

上首，年纪在四十岁上下，中等身材，白净面皮，动作柔和，目光却很灵活，脸上总挂着习惯的淡漠微笑；另一位坐在下首，三十五六岁光景，比起柳师傅略显黑瘦，惯常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儿，总眯着眼，一旦兴奋起来，就像刚才盯住小男孩叫他柳摇金那一瞬间，那眼神儿就会变得锥子一样锐利了。

柳师傅是位有名的昆曲教习，另一个则是戏团头封四。

戏团头专组戏班，把各种角色团在一起，在江南，他有一个更形象的名称——戏蚂蚁，是说他们像蚂蚁搬东西一样，把戏班需要的角色搬到一块堆儿。这位戏团头前几天就托人带话，要拜访柳师傅和他号称“玉笋班”的三弟子，柳师傅却不愿生人登门，故而约在茶馆见面。

被戏团头赞不绝口的三弟子，像三只很乖的小白兔，挨排打横坐在茶桌边，静悄悄的，很懂规矩，低头以口就杯，慢慢喝茶。他们是十三岁的天福、十岁的天禄和七岁的天寿。戏团头说得不错，三个孩子都眉清目秀，皎如玉树临风，又穿着梨园子弟们爱穿的色彩艳丽、镶着宽边儿的高领巴图鲁坎肩，在人群中很是出众。最小的天寿尤其肤色莹洁、长眉凤目，有一种内行人所说的百年难遇的骨子里透出来的妩媚，这可是天生的旦角材料、名伶之本，不怪戏团头以“柳摇金”为名大加赞美。

许是对大人的称赞早已惯熟，三个孩子没有太多反应，小天寿更是表情平淡，置若罔闻，一派大家风范。只有坐不住的天禄扭来扭去地悄悄对天寿挤眼儿扮鬼脸儿，天寿不睬，倒是那边大师兄天福赶紧拿眼睛对师弟示意：快别闹了，听大人说话！

确实，大人们说到紧要关节处了。

“柳师傅，咱们真人面前不说假，凭您的技艺，凭您这玉笋

班三弟子，到哪个码头，都能不愁吃喝不愁花；可要说闹个生意兴隆财源滚滚，那就得看准点子踩啦。柳师傅您要是瞧得起我，听我一句，我保您出名得利，名利双收！”

“您的意思——是要我们出京吧？”柳师傅笑笑，接触这一类人太多了，一听话音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，“到哪儿？天津？济南？还是江南？”

“再远点儿，去趟广州好不好？”

“广州？”

“那可是个大销金窟！跟夷人做生意的大码头，每天那金银财宝淌得流水儿也似的，不赚白不赚哪！”

“这我早知道。可实在太远……”

“说远也不算太远，水路走顶多两个月，人家管吃管住管来回盘缠，您执教，三个孩子上台唱，一个月一百两！……不少吧？在京师，十两也难挣啊！”

一个月一百两！二两银子就能买一石好白米呀！三个孩子惊异地互相望望，又都拿眼睛去看师傅。

师傅却不置可否。

“要不，一百一？一百二？一百五？……人家可是真心实意下这一请的呀！”

柳师傅骤然沉了脸，“您不会不知道吧，我家不是私寓^①，不开像姑^②堂子！我柳知秋门下弟子一不陪酒二不留宿，卖艺不卖身是铁定的规矩，雷打不改！”

“知道知道！”戏团头忙不迭地回答，“人家正是慕您老人家高义，说这样的师傅才有真玩意儿，才不惜出这大价钱的呀！您

① 私寓：高等妓院的别称，也叫书寓。

② 像姑：男妓的别称，状其相貌举止与女子相像，也称相公。

看看，您柳师傅在梨园行里数一数二的清名传得有多远！”

柳师傅说了声“不敢当”，心里虽不无得意，还是抱歉地笑着说：“太谢谢那边儿也太谢谢您了！出价这么高，不容我不动心。可实在是路途遥远，人地生疏，三个孩子年纪小，我家累又重，全家都去，花销太大，赚不出多少钱；家眷不去，我一个人又当师傅又当爹娘怕是应付不来……这事就作罢。承您看得起我，对不住了！”

三个孩子都显得很失望，但没他们说话的份儿。

“柳师傅您太客气了，”戏团头并不死心，依然笑咪咪的，“咱们还是先别说死了……”

“小爷，小爷，行行好吧！……”有人在三个孩子耳边轻声咕哝。他们回头一看，都吃了一惊，天寿吓得跳下凳子往父亲身后躲——茶桌旁站着一个极干瘦、极枯黄的幽灵似的人，曲颈勾腰像只大虾，乱糟糟的头发胡子纠结成团，不知多少日子没洗没修了，穿一件肮脏得看不出本来颜色的破旧长衫，浑身散发的气味既难闻又古怪，大约是躲在别人背后刚从楼梯蹭上来的，不用问就是个人见人厌的鸦片鬼，他手里却提着一个颇为精致的鸟笼。

“滚开！”戏团头回身喝道，“我们没钱打发鸦片鬼！”

“大爷大爷，我不白要钱，”那鸦片鬼可怜巴巴地说，“您买了我的鸟儿吧！”

天禄赶紧探头一看，叫道：“八哥儿！”

柳知秋哼一声，说：“谁知道是不是偷的！”

“哎呀，天地良心！”鸦片鬼捶着薄薄的胸脯，一连声地说，“我卖房子卖地卖老婆，也没舍得卖它呀！如今实在是过不下去啦！……”

戏团头看了柳知秋一眼，问道：“你这八哥儿会说话？”

“会，会！说得可好着哪！”鸦片鬼把笼子递给天福，三个孩子便围上去逗它说话。但那只黑色的鸟儿呆呆地站在架子上动也不动，一点儿精神没有。

天寿噙着花瓣似的小嘴，伸着莲藕芽似的小手指，对着八哥儿啾啾了好一阵，失望地小声说：“它不肯说话……”

鸦片鬼赶紧解释：“得给它喷口烟，它立马就说，好听极了！……有烟吗？”他骤然兴奋起来，眼睛放光，眉毛嘴唇都紧张得直哆嗦，“快拿支烟枪，给口烟！它立马就说！快！快！快给口烟哪！……”最后的声调已经变成哀告了。

“有这种事？好，咱们就试试瞧！”戏团头说着，叫来茶楼跑堂的伙计一说，伙计也好奇，立刻就把账房先生一管烧着烟泡的烟枪拿了来。

鸦片鬼哆嗦着双手接过烟枪，像快饿死的人接过救命的大烧饼一样，胡乱塞进嘴里就是一阵猛抽，后来放慢了速度，深吸缓吐的时候，才抽空儿对着笼中的八哥儿喷了一口烟。

呆立不动的黑色鸟儿，竟然左顾右盼地活动了，抖抖翅膀，鸽鸽羽毛，淡黄的尖喙一张一张的，发出颇清晰的声音：

“给爷请安，再来两口！”

“给爷请安，再来两口！”

茶楼伙计喝了声彩，忙着去照顾生意。孩子们惊异地张大了嘴，看着这只古怪的八哥。鸦片鬼自管从已经熄灭的烟枪里使劲吸吮那最后的余味，顾不上其他。戏团头不由得鄙夷地笑道：

“连八哥也成鸦片鬼了，真邪乎！”

柳知秋摇头叹息，朝幼小的儿子看看，似在征询。

天寿微微蹙着眉尖，小声嘀咕道：“鸦片鬼八哥，怎么敢要啊！……”

鸦片鬼虽然落魄却不傻，一眼就看出天寿的分量，赶紧央告说：“好我的大爷，您就帮帮我吧，再弄不来几口，我就活不成了！……”说着，讨好地伸手在孩子柔嫩光滑的小脸上轻轻一摸。

天寿惊得朝后一跳，满脸通红，指着那鸦片鬼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

天福扬眉站起，白白净净的小圆脸上一团正气，他眉平目正、鼻直口阔，大师兄的身份使他少年老成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。他上前挡住小师弟，就要与那鸦片鬼理论。那边天禄早忍不住，这个像水银珠一样淘气好动的孩子，在一身新坎肩和师傅在座的双重拘束下，抓耳挠腮地浑身不自在半天了，哪肯放过这个好机会，登时像离弦的箭，照着鸦片鬼一头撞了过去。

十岁的孩子原本没有多大气力，瘦弱单薄的鸦片鬼竟也经受不住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，坐在那儿惊慌地眨着眼睛。

天福戛手斥责道：“你这人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调戏我们小师弟！”

“调戏？”鸦片鬼虽然没力气就爬起来，却因吸了那几口烟来了精神儿，知道卖鸟生意做不成了，索性怪笑着说，“笑话！当我认不得你们这帮兔子^①！唱戏的小像姑！千人操万人摸，我就摸摸儿又怎么啦？……想当初，老子玩儿过的像姑能坐两大桌！……”

“放屁！”柳知秋断喝一声，红头涨脸猛然起立，撸袖揎拳，天福、天禄也跟着围过来。

“算，算！别跟这下三滥一般见识！”戏团头赶忙拦住。刚才孩子们跟鸦片鬼叫板的时候，两个大人碍于名家身份不屑置

① 兔子：俗语中对男妓的讥骂之词。

理，后见柳知秋真的动怒，久在江湖行走的戏团头又生怕扩大事端。他已经看出，遇上的是个鸦片鬼兼泼皮，能不招惹还是不招惹为好，便转脸对鸦片鬼喝道：“你少在这儿给我满嘴喷粪！拿着钱快滚！”说着掏了一把铜板扔到鸦片鬼身边。

“这几个钱就想打发老子？”鸦片鬼此刻精神头儿十足，泼皮嘴脸也就十足，“你们看了我的宝贝八哥儿就不给钱啦？那小子撞我这一头、摔我这一跤，就不赔啦？我摔伤了！我腰扭了！拿二十两银子来！给不给？啊？不给？……哎哟我的腿呀，摔折啦！”他索性躺倒在地，左右打滚儿，又蹬又踹，闹腾得楼板咚咚响，加上刺耳的大喊大叫，“哎哟！疼死我啦！可把人打坏啦！……”

这一喊叫，把茶楼的喧闹压了过去，茶客们都掉头朝这儿看，许多人干脆围到跟前瞧热闹，茶楼伙计也赶了来劝解。孩子们全吓呆了，柳知秋和戏团头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满脸无奈。

“嘭！”一声山响，临窗一张席有人拍了桌子，把满茶楼的人都吓了一跳，一齐注目，竟是满茶楼衣着最华丽、容颜白皙光洁如贵妇的一位十分惹眼的中年文士，此刻却铁青着脸，大声叱骂，声若洪钟，震得人耳朵嗡嗡响，叫人立刻就联想到公堂审案的大老爷的威严——

“反了反了！京师地面，天子脚下，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岂容这等魑魅魍魉横行搅扰！老板呢？老板呢？还不着人给我轰出去！”

他的同伴也是一位文士，并不似常人那样遇到事情不论好歹只是劝说“算了算了”，也不随着一起呵斥，他仍旧端着茶杯，黑眉微蹙，默默地注视着还在地上打滚但已不敢叫喊的鸦片鬼。

茶楼伙计赶紧跑到二文士桌边，哈腰点头，小声说了点什么。那大嗓门又响起来：“讹诈！讹诈！一个小钱儿也不许给！

立马轰出去！要不然叫巡捕来！拿我的片子把他送到九门提督^①衙门！”

不等茶楼伙计动手，那鸦片鬼慌忙拾起地上的铜板，提起鸟笼，一道烟儿似的下楼溜走了。茶客中腾起一片笑声。

拍桌子的那位看来气血旺盛，还在愤愤不平地大声说着：“成何世界，成何世界嘛！简直是道德沦丧！如若听任鸦片流毒四方，民风民心岂可问！”

他的同伴从袖中扯出方绢擦了擦乌黑的唇髭，轻声叹息道：“岂止是民风民心，国家事又安可问？……”

柳知秋和戏团头向隔着两张桌子的文士拱手示意，正要过去致谢，拍桌子的那位理都不理，仍然大声说道：“走江湖的，也该自爱，何必自取其辱！”

这分明是又一种斥责和拒绝，两人都不想自讨没趣，互相看了一眼，只好慢慢坐下。回头再看三个孩子，更是哭笑不得：闯祸的天禄眉飞色舞地向师兄夸耀着自己刚才的“铁头”招式，得意扬扬，一双月牙小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线；天福沉稳地静听，一脸安详又宽容的微笑；小小的天寿独个儿忙个不了——只有桌子高的他，踮着脚把刚能够着的茶盏端到凳子上，一次又一次地把茶水倒在他的手帕上，蹙着小眉头，含着两眼泪，一遍又一遍地使劲擦拭被鸦片鬼摸过的左脸蛋儿，直擦得半边脸连脖子全红得像煮熟的大虾。那份认真，那份执拗，把为父为师的柳知秋和初次见面的戏团头都看呆了……

这当口，街上锣鼓金号人欢马叫的巨大声响大海潮一般涌

^① 九门提督：步军统领之别称，全名提督九门巡捕五营步军统领，掌管京师正阳、崇文、宣武、安定、德胜、东直、西直、朝阳、阜城九门内外的守卫巡警，多以亲信的满族大臣兼任。